

我爱女排

记录他们的奋斗，体会他们的悲喜，领略他们的境界，
分享一份中国式的光荣与梦想

马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爱女排

马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女排 / 马寅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506-3

I. 我… II. 马…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01475号

我 爱 女 排 马 寅 著

责任编辑	张晓岚
丛书策划	万语文化
执行策划	金 浩 孟 通
特约编辑	金 浩
封面设计	刘金山
版式设计	陈殿钊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邮 箱	rmszbs@public.km.yn.cn
印 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2-05506-3
定 价	28.00元



她用真诚感动我

马寅和我，和中国女排，是不打不成交。

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听说她是《体坛周报》的记者，我心里的确很不舒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挺恨他们报纸的。

2002年以后，我曾经下决心跟《体坛周报》断交，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们换一个记者来采访就可以得到我的谅解。

但是事情的发展很有戏剧性。

2003年以后这五年，我和中国女排，跟《体坛周报》竟然又成了朋友，而且是好朋友，这是因为马寅，是她用真诚感动了我我的队员，打破了我们心里的那层坚冰。

现在马寅采访中国女排已经驾轻就熟了。

去年夏天，在我们打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时，我看到比赛后队员都跟她聊天打招呼，相处得那么好，我曾对她说过：从当初的情况走到现在，你不容易！

马寅确实不容易。

一开始赵蕊蕊也是不接受她的，我没想到一次采访之后，赵蕊蕊就不那么反感她了，后来我从她们的交往中慢慢找到了答案。马寅人很善良，在赵蕊蕊受伤以后，她给了赵蕊蕊很多的帮助和鼓励，让我这个当教练的都很受感动，因为马寅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她是把赵蕊蕊当成朋友去对待的。

对我也是一样。有好几次她采访我，因为谈的问题比较敏感，她写完又打来电话，把拿不准的东西念给我听，她还会提醒我，是不是有些话就点到为止，免得说多了给自己惹麻烦。我当然知道她是为我好，对中国女排负责，碰上这样的记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日子久了，队员们都知道马寅是个什么样的记者了，虽然她们并非个个和她无话不谈，但是大家都知道马寅做新闻写报道态度很认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可以信任她。最重要的一点，她人很善良，对人很真诚，她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为中国女排好，她是中国女排的朋友。

我看得出来，马寅一直非常小心地呵护着和中国女排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其实我们也一样，人与人之间，真诚都是相互的。

2006年世锦赛前，我一度对赵蕊蕊的复出很有信心，但是在最后时刻，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又改变了主意。记得我刚刚做出不带赵蕊蕊去世锦赛的决定，马寅恰巧发来短信说当天晚上想采访我，让我谈谈对赵蕊蕊世锦赛表现的期待，我知道那时她已经为赵蕊蕊复出写了一整版的稿子，就等着我这一篇了。看到短信我马上给她回了电话，我告诉她：虽然我不应该提前把这个决定告诉你，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报道出错……

大概是在去年亚锦赛我们丢掉亚洲冠军后，马寅告诉我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排的书。那时候我们正处于一个低谷，也是中国女排即将吹响备战奥运号角的时候，她想用她的文字为我们加油鼓劲，我当然明白她的心思。

她问我支持不支持她，我当然支持。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四年前的马寅来，在我们世界杯夺冠前夜，因为差点儿采访不到我，她当众掉了眼泪……

人生际遇，真是奇妙。

陈忠和

2008年5月于北仑

真实、自然、亲切，我更形象地形容她的文和她的人一样，“不酸、不麻、不肉、不腻”。和她相处，虽然我们之间存在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一点儿都不累，和她聊天我感觉很温馨，很愉快。

渐渐地，我把马寅当成是我的小妹妹了。

我们俩说得来，吃得来，玩得来，每次见面，两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这三年每年秋天我都会带队去日本比赛，马寅每次都是早早赶到我们备战的地方，利用比赛开始前的时间陪我聊聊天，逛逛街，我们在一起度过很快乐的几天。但是到比赛开始，她就很少来找我了，我知道她是怕打扰我，偶尔来一次，也是知道我爱吃“好吃的”，特意买点儿来慰问我，坐坐就走，很会体贴人。

有时候我在美国带队寂寞了，也会给她打打电话聊聊天。

.....

我很爱看马寅笔下的我，四年来她写我的文章应该也有一大厚本了吧？我让马寅好好替我保存个完整版，等我以后退休在家的時候，再仔细地读读。

此前我有好几个文笔好的大朋友，像臧克家、陆星儿、何慧娴，2004年，经忠和介绍我又交上了马寅这么个文笔好的小朋友。

看来我这个人，不仅和排球有缘，也跟文字有缘。

郎平

2008年5月于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目 录

陈忠和：她用真诚感动我

郎平：小朋友 小妹妹

引言

折翅的梦想

我以为她会哭，可是她没有。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如此冷静，明明我是想去安慰她的，结果却是她笑着为我擦干眼泪。

医护人员把她抬上救护车时，她甚至还回过头，冲我笑了笑，挥挥手。

如果不是必须留下来采访正在进行的中美之战，赛后还要马上完成一个整版的排球稿，我肯定会叫辆出租车跟她去医院了。

但是那时，我只能木然地站在原地，目送着救护车载着赵蕊蕊走远，听着刺耳的警报回荡在雅典的夜空。

那一刻，我感觉属于自己的奥运会，似乎也已经结束了。

陈忠和的人生与奥运

“昨天的决赛很像是我们这半年艰难备战过程的一个缩影，一波三折，起死回生。当对方几乎胜券在握的时候，我和队员们不是没想到过会输球，但是经历过这半年的痛苦挣扎，没有谁会感到绝望。有人说我们昨天是绝处逢生，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我们是到了绝处，但是我们没有绝望过。好像在某个时刻，我的脑子里有过一闪念：拿银牌，算不算遗憾，不过紧张的比赛很快就让我忘了这些顾虑。我们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我们想赢，但是我们不怕输，所以我可以笑，笑着面对任何结果。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不断遭遇困难，那时没有经验，没有方

法，怎么度过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去面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你面对不了又能怎样？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哭是一天，笑也是一天，崩溃是一天，坚强也是一天。

“在经历困难的时候努力让自己笑一下，会看到生活中阳光的一面，困难中希望的一面。笑是表面的，但是这个表面现象，会传达给内心一种态度，我们必须坚强地面对困难，不仅是对待一场比赛的失意，人生也是一样。”

和·平

1995年，郎平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放下年幼的女儿，离开美国，回国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接受一场严峻的挑战。

1998年，她辞去中国女排主教练。其后的五个赛季她都在意大利俱乐部任教，郎平只能用每年四个月的假期陪伴女儿。让她心痛和无奈的是每次假期结束，她拎着箱子重返意大利时，女儿都会拉着她问：“妈妈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吗？在家门口的麦当劳当服务员不好吗？”

2005年农历大年三十，郎平就任美国女排主教练。她笑称自己到了这个岁数，已经没什么上进心了，做出这个决定和当年决定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心情完全不同，现在她考虑的不再是什么迎接挑战再度辉煌了，她只是想抓住这个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最合适的工作机会。

而那一天郎导感觉最开心的事，是算好时差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女儿妈妈终于找到了比在家门口的麦当劳当服务员更好的工作。

苦难

陈导宣布下课时，全队哭成了一片。

整个过程，我就站在她们旁边，下课了，我都回不过神来。

看着她们完成任务以后抱头痛哭的样子，我的情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和她们共同经历了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辉煌，我知道她们为了拿冠军吃了很多苦，却不知道她们为了那辉煌的一刻是这样度过每一天的！

就像是电影情节的安排，恰在此时我无意中回了一下头，训练楼一层大堂那幅中国女排站在雅典奥运领奖台上的巨幅合影映入眼帘。

照片上女排姑娘们那么开心地笑着，有人在忘情地咬着金牌。

苦与乐的对比如此强烈，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

出，我的哭声甚至惊动了陈导。

我永远记得那天陈导听到我的哭声走过来对我说的话：“马寅，没有人可以笑着拿冠军的！”

新手上路

她们坐在芝加哥公寓的窗边，一起盼望着窗外树上的冰雪消融，盼着路上的行人换上轻便的春装，等待着芝加哥绽放新绿之时，老天能再次为她们开启通向奥运的梦想之门。

2007年的春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陈忠和在各方的质疑声中又起步了。

1430天，从雅典到北京

我们见面前一天，赵蕊蕊刚跟爸爸妈妈聚了一下，她甚至也跟爸爸妈妈说了，这是奥运会前最后一次聚会。

她拿出当时录的一段视频给我看——

在八一队借给赵蕊蕊的一个小单元房里，她爸爸在看晚报，妈妈正在摘菜，赵蕊蕊幸福地做着旁白：“我回家了，这是奥运会前最后的聚会了。老爸老妈都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家吃螃蟹……老爸！来！朝我这里挥挥手！”

……

后记

瞿优远：真诚是最重要的技巧

引言

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提起日本，常会想起代代木。

2003年11月，当我在东京坐着山手线第一次经过那个叫“代代木”的地方时，心情很自然地被记忆触动。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地处新宿、涩谷两大商业中心之间的小站，是因为车窗外的国立代代木竞技场和与之毗邻的代代木公园而闻名，但那时我脑子里回响的，是22年前宋世雄老师在电视转播中那段让人难忘的开场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我现在是在日本东京的代代木体育馆向您现场直播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决赛，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日本女子排球队……

列车从代代木体育馆前飞驰而过，快到我几乎看不到它的全貌。

几分钟后我走进涩谷一家巨大的电器商行，穿梭在众多品牌绚丽豪华的液晶电视群中，我却不时想起当年被我家视为宝贝的那台日立牌12寸黑白电视机。

那是成长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成长的记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被中国女排占据着，几乎无一例外。

1981年冬天，我还是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前一天晚上和爸爸妈妈一起守在新添置的电视机前目睹了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第二天上课做口头作文，我就令老师和同学惊讶地说出了这样的结尾：“我要努力学习中国女排大姐姐的拼搏精神，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因此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开心之余，我更把中国女排、把郎平大姐姐当作自己心中的英雄。记得那些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常常模

仿中国女排艰苦训练的场景，一次次倒在大床上做滚翻救球的动作。自言自语的时候，也常常想象模仿着袁伟民教练的口吻。

久而久之，我竟然感觉自己和中国女排似曾相识。

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

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为满足自己对体育的狂热喜爱，每个月初，我都会到邮局买回《新体育》杂志忘我研读。而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正是《新体育》杂志的记者。

是当年《新体育》上的一张中国女排全家福，让我注意到了躲在袁伟民和中国女排群星身后那个微笑着的年轻陪练，20年后让我的心与中国女排紧紧相连的，正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今天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

正是经陈忠和引荐，我才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顺利结识郎平，并完成了对她的专访，之后我和她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从小喜爱中国女排的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便是“铁榔头”郎平。

人生有缘，即使是原本不在一条轨道上生活，缘分也终究会安排我们相逢。

2003年夏天，我和中国女排的故事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展开。

折翅的梦想

我以为她会哭，可是她没有。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如此冷静，明明我是想去安慰她的，结果却是她笑着为我擦干眼泪。

医护人员把她抬上救护车时，她甚至还回过头，冲我笑了笑，挥挥手。

如果不是必须留下来采访正在进行的中美之战，赛后还要马上完成一整版的稿件，我肯定会叫辆出租车跟她去医院了。

但是那时，我只能木然地站在原地，目送着救护车载着赵蕊蕊走远，听着刺耳的警报回荡在雅典的夜空。

那一刻，我感觉属于自己的奥运会，似乎也已经结束了。



2003年夏天。

或许是刚刚经过“非典”的缘故，虽然已是七月，病毒的威胁早过去了，但是人与人之间，却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一天，我接到报社《全体育》杂志编辑的电话，说是要交给我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赵蕊蕊的人物稿。

女排的赵蕊蕊？那个大高个儿？我不认识呀！报社不是有专门采访女排的记者吗？您还是别难为我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但是编辑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对！就是那个赵蕊蕊！现在要做她的稿子，你去搞定她吧！咱们报社原来跑排球的记者采访不到她，你比较擅长和运动员沟通，这个艰巨的任务，非你莫属了！”

采访赵蕊蕊的任务，就这样硬塞给我了，我一肚子不乐意。不过编辑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去试一试。

我完全没有想到，编辑的这个电话，竟改变了我未来几年的人生。

此前我一直在跑足球、体操、跳水，也客串跑过田径、游泳、乒羽甚至围棋、花样滑冰，真正从未接触的项目就属排球了。我翻遍了电话本都没想起朋友圈中谁和中国女排比较熟悉。几经辗转，我以前同事的女朋友的同事给我抄来一个电话，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的。同时他还告诉我，中国女排所有队员的采访都要经过主教练同意，赵蕊蕊的电话，就向陈忠和要吧。

可能是当记者这几年锻炼出来了，我给陌生人打电话从来不发怵。在拨通陈导的电话前，我只是略略思考了一下该如何介绍自己，想到《体坛周报》已是家喻户晓，远比报社新创办的《全体育》杂志有名气，自报家门的时候，就直接跟陈导提《体坛周报》吧！

电话通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温和，很礼貌，和陈导平时电视里接受采访的声音一模一样。我赶快自我介绍，没想到刚刚说出“体坛周报”四个字，电话那边的声音立刻由晴转阴——

“你说什么？你是《体坛周报》的？《体坛周报》的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陈导的反应很不客气，以至于我完全被他的反应吓着了。

这种情况我可是第一次碰到，不过还好我没有慌张到扔了电话，我尽力稳定住自己的心情，脑子里迅速考虑着如何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陈导，您先别生气，我真的不知道您和我们报纸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要不我也不能就这么冒昧地打电话给您呀！您说是吧？而且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让您这么生气的事肯定不是我干的！”为了表明我的“清白”，我还特意强调说：“陈导，请您相信，这是我第一次给排球界的人打电话，我此前没有‘前科’！”

说到这儿，陈导的态度似乎缓和了点儿，但是一开始的温和友好肯定是谈不上了，我赶紧借机说明来意。那个时候我倒是在没有在意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心想反正就这么一次，以后也不会再和他打交道了。

他听后稍稍考虑了一下，对我说：“那周四下午三点到排球馆来吧！”

挂了电话，我心里非常别扭。

不用说肯定是此前我们报纸得罪了陈导，现在又想要和人家打交道，报社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就让我冲上去试试。而且报社肯定觉得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背景，就没有必要再告诉我了。他们也知道我还没傻到明知双方有过节，还偏要亲自去当炮灰。

不过这鼻子灰还没有碰完。

三天后，周四下午三点，我顶着烈日准时赶到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排球馆。当我走到排球馆门口时，就看到中国女排一队高人正从街对面的大客车上走下来，主教练陈忠和走在最前面。

我赶快上去拦住了他，毕竟他不认识我，我得主动点儿。我又一次自我介绍，从陈导“晴转多云”的表情就知道，我的到来又一次让陈导想起了和《体坛周报》曾经的不快。

不过他还记得三天前答应过我的事，我还没有提赵蕊蕊的名字，他就叫住了刚好从我们身边走过的这个1米97的高妹。

“赵蕊蕊，她是《体坛周报》记者，想要采访你，你们认识一下，你把

手机号给她，课后再联系吧。”陈导对赵蕊蕊说。我站在一边陪着笑脸。

谁知赵蕊蕊很不客气，她甚至丝毫没有顾及我面子的意思：“陈导，我们不是不接受《体坛周报》的采访吗？我为什么要理她？”

赵蕊蕊这么一说，从我身边走过的队员，就都知道我是《体坛周报》的了。我丝毫不夸张，她们原本没有立场的眼神，刹那间充满敌意。

还是陈导替我打了圆场：“她以前没有跑过排球，而且她是要给杂志写稿，杂志和报纸不是一回事。”

见教练发话了，赵蕊蕊不好再深究，只得很不情愿地给我留下了她的手机号。我记下来刚要谢她，她继续没好气儿地补充说：“我们训练很忙，周日你再打给我吧！另外，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进了训练馆。

陈导大概是可怜我的尴尬处境，在进训练馆之前勉强冲我笑了笑。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2002年世界锦标赛上我们报纸曾经做了一系列关于“让球事件”和炒作陈忠和下课的报道，把陈忠和和中国女排搞得十分被动，一度陷入绝境，才导致双方反目。而陈导和中国女排姑娘们之所以这么“记仇”，是因为此前两年，他们一直跟我们报纸关系不错，跟报社派来采访的记者曾经无话不谈。

“被朋友出卖，是我最接受不了的。”距离与陈导的初次见面大约半年后，在对我已经不那么反感的时候，他这样解释当初接我电话时的失态。

那时，他已经是带领中国女排时隔17年重登世界冠军宝座的金牌主帅了，世界杯期间和他打的几次交道已经让我确信，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

2

终于等到了周日，我可以给赵蕊蕊打电话了。

为了寻找共同话题，我花了两个下午读了网上关于她的绝大多数报道，



从误打误撞到相识相知，四年间，蕊蕊的两条长腿成了我最深的牵挂。

了解到她爱画画、爱学习、有才情、有追求，是中国女排的明星球员等等，但是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还是那个冷若冰霜、伶牙俐齿的高妹形象。

酝酿了半天情绪才拨通了她的电话，但是她一听是我而变得更加冰冷的语气让我立时兴致全无。问她的问题她回答得轻描淡写，我没话找话地和她聊了大半天，也没有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多少。更让我失望的是，我找了许多借口力求和她有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可她直到挂电话时也没同意和我见上一面。即使是好不容易答应把她的画作和照片借我一用，但是她的安排却让我晕倒：第二天下午训练前她会把东西交给排球馆看门的阿姨，我到阿姨那里取走即可。

放下电话我对自己说，看来我是碰到了工作以来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里忍不住要夸一下自己。

当时的我，已经因为此前跑哪个项目都能基本搞定，特别是跟足球圈里最难相处的李铁成了好朋友而被公认为是“公关高手”，然而就在我自认为已经达到“攻无不克”的高度时，冷傲的赵蕊蕊无情地打击了我。

采访没完成，肯定不能这么放弃。再加上我对这个喜欢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天秤座女孩的性格推断，我真不相信赵蕊蕊是冷在骨子里，拒绝被融化的。

定好第二天下午去排球馆取东西，我中午出发前花了半小时给她写了一封信——之所以选择写信的方式，是我深信一个有才情的女孩一定会耐心地读完一封写给她的信。

信的大致内容我还记得——

从第一次见你，我们之间就因为某种原因非常别扭。你的冷淡，让我感觉非常难受。其实想想此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从没打过交道，我因为这次采访任务走近你，在我看来这是你我之间的缘分。虽然这缘分，有可能在我完成这次采访之后就尽了，之后我们形同路人，各奔东西；但它也有可能让我们彼此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从朋友到知己。于我而言，从采访之初，对你就抱着一颗真诚之心。如果可能，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无论我们今后能不能成为朋友，都让我们今天以缘分的名义真诚面对，好吗？

在信的最后，我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